

孫文元借軸

卷一

河南省文聯選編

河南人民出版社

62
7

出版者的話

這裏選編的五篇墜子，都是作者在生活中有了親身體驗之後，編寫的比較好的作品。從這裏我們可以看出今天農村的新面貌和農民的新品質，他們認識了工人階級的偉大力量，堅決在共產黨的領導下，克服種種困難，朝着農業集體化的方向前進。這是社會主義的思想，在農民生活鬥爭中獲得勝利的一種表現。

墜子是我們河南省流行很廣的一種民間說唱形式，羣衆喜歡唱也喜歡聽。我們特請河南文聯編輯部同志選編了這個小冊子，除供給農村說唱以外，還希望它能引起廣大讀者重視，今後能有更多的作者和說唱者結合起來，創作出更好的反映現實生活的曲藝作品，以滿足廣大羣衆日益增長的文化需要。

目 錄

- 一、比打場.....(一)
- 二、吳福祥回家.....(六)
- 三、孫文元借軸.....(一三)
- 四、王大娘摘棉花.....(二二)
- 五、爲了豐收.....(二六)

比 打 場

王 瑞 五

南風吹來麥梢黃，
莊戶人家分外忙，
「吃盃茶」聲聲報天亮，
老斑鳩咕咕催起床。
男女老少起的早，
芟刀鏟刀亂叮嚀，
有的割，有的拉，
一車一車堆滿場，
這個說：麥穗「怪頂手」，
那個說：汗滴沒有白冤枉。
花開千朵說一朵，
單說說莊稼能手馬自強。
馬自強家住郊縣薛店鄉，
論起那搖耬撒種、犁耙打場、樣樣都算老內
行，
生就一股犟脾氣，
外人送號：「比人強」。
別人要說些新辦法，
他鼻子一哼開了腔：
我做的比你見的多，
你光吹大話吃不香。

他種了三畝「晒寒麥」，
黑土地緊緊靠渠旁，
三十車肥料送地上，
深耕細耙比人強，
春天鋤了兩三遍，
幾場春雨接底墒。
你看呀！麥苗長的多麼旺，
麻雀兒進去難伸翅膀，
微風一吹翻波浪，
一片一片亂攪盪。
這個說：這塊麥子要「掛帥」，
那個說：不愧他叫「比人強」。
馬自強聽說這話暗發笑：
「到時候才叫您服氣「比人強」！
花言巧語都會講，
真本領不怕「比打場」！
宣傳員整天說選種好，
我不選種也要多打糧。
南寨裏互助組李卯當組長，
一天到晚瞎張狂，
光噴大話不頂事，
咱弄到場裏用斗量。
至少說，我一畝能打四百斤，
瞧你們、能趕上一半就不算「瓢」。
咱按下馬自強洋洋得意且不表，

再說說，李卯的麥子真排場。
組裏邊也種了三畝豐產麥，
吸收了先進經驗做榜樣，
選種浸種又拌種，
密植法，一行緊緊接一行，
按季節上糞做的到，
各樣的技術都施上。
說時遲，那時快，
兩家的麥子進了場，
這兩家五馬長槍把麥打，
忙壞了工作幹部叫老王，
東邊跑，西邊跑，
又是打掠又是揚。
互助組裏人手多，
他比馬家先起場，
李卯抿嘴不住笑，
抓起麥子揉揉糠，
麥籽長的大又胖，
不像是今年春天受了霜。
趁着起風揚個淨，
撐着布袋用斗量，
好啊，一畝地勻收四百二十五斤十二兩，
比去年增加三成還要強。
組員們吆喝着今年打勝仗，
忽聽得東場裏邊喚老王：

我們場裏人手少，
老王呀！請你快來幫幫忙！
王同志跑到東場把活幹，
馬自強也抓起麥籽細打量：
爲什麼糠多籽少揚不淨？
爲什麼黑星子紛紛落滿場？
馬自強揚着麥子心中跳，
像一塊石頭塞胸膛。
用秤稱，過斗量，
一畝地二百一十斤還要「瓢」！
馬自強伸伸胳膊嘆口氣，
氣得有話口難張：
每畝地比李卯多上兩車糞，
論澆水也能足足接底塢，
土質好壞都一樣，
犁耙我也是內行，
比來比去差不多，
爲什麼沒有人家多打糧？
馬自強蹲在一旁生悶氣，
老王一旁開了腔：
老馬呀！有啥話不妨對我講，
馬自強光自嘆氣嫌窩囊。
李卯跑來問情況，
馬自強羞得難以把口張。
李卯未說先帶笑：

自強呀，老法子到今天可不吃香。
你沒有選種就把麥糲，
一塊地就糲上「紅雁」、「白禿」和「二王」，
先熟後熟不一樣，
咋能一齊打進場，
不浸種「烏麥」跟着長，
像這樣怎能多打糧！
說的自強無言對，
他兒子站在一旁亂嘟囔：
你不服教師光挨打，
到眼前才看出內行不內行！
老王說：老馬做活確用勁，
就有些「不信科學」的舊思想，
老經驗，新辦法，
缺少一樣不妥當，
今年豐產失敗了，
到明年咱再幹一場！
這本是「比打場」小唱一段，
請各位聽罷細思量。
這就是：
死守老法，不能豐產，
學習新法，才能多打糧。

吳福祥回家

馬敬民

小戰鼓一打咚咚響，

您聽俺說說吳福祥。

（白）且慢，說書的，你一開口就是「您聽俺說說吳福祥」，那吳福祥是幹啥的呀？對，咱就交代一番：這吳福祥是咱省有名的勞動模範，家住孟津縣，現在是農業生產合作社社長。因為他愛國生產有成績，毛主席請他到北京參加今年的國慶觀禮，這是多麼光榮啊！吳福祥這次去到北京，見到了親愛的毛主席，還看到許多新鮮事兒，回到家來，這個也問，那個也問，真把個吳福祥喜壞啦！要知端底，往下聽吧——

小戰鼓一打咚咚響，

您聽俺說說吳福祥，

在北京參加了國慶觀禮，

歡天喜地回家鄉。

這消息傳到孟津縣，

羣衆們迎到大路旁，

這個上前拉拉手，

那個喊着叫福祥，

小孩子下面亂搶腿，

還有人後邊拍脊梁。

大夥一齊爭着問：
毛主席身體可健康？
又問北京什麼樣？
國慶節日啥景況？
吳福祥開口面帶笑，
老少爺們聽端詳：
人民政府領導得好，
首長們把咱勤教養，
老少弟兄齊努力，
我才能得到這榮光，
上樑要想種樹人，
這光榮應歸共產黨。
自從省城去開會，
吳主席問短又問長，
關心吃穿還不算，
坐到一塊拉家常。
衆位勞模談經驗，
交流技術比產量。
吳主席那日對我講：
毛主席請你北京去觀光。
我一聽說這句話，
一夜兩眼合不上。
二十七號動身去，
坐着火車急得慌，
一心想見毛主席，

心急光嫌路途長。
火車到了前門站，
首長們迎接到車旁。
把我送到招待所，
屋中陳設真漂亮。
那時我一夜沒瞌睡，
想起從前窮時光：
舊社會裏少田地，
常挑碎貨去遊鄉，
壯丁錢終年出不完，
還得出款與完糧。
半夜裏保長敲敲鑼，
一家老小心發慌。
少吃沒穿黃又瘦，
誰人認識吳福祥！
自從解放翻了身，
幹部領導互助強，
如今來到北京地，
也能享享這排場。
開會事兒且不表，
毛主席宴客先講講。
九月三十那一晚，
汽車開到大門旁，
勞模一百零九位，
齊集政府大禮堂，

還有和平會議衆代表，
來自亞洲與太平洋，
三十多國代表團，
表示人民團結強，
齊來參加大宴會，
和平力量大無疆。
毛主席出現大廳上，
一陣掌聲起四方。
他和勞模握握手，
滿面慈祥喜洋洋。
只見他面容紅又胖，
烏黑頭髮明晃晃，
看年齡好像中年人，
體格高大多健康。
我當時快活得噙着淚，
口不言來心暗想：
爲了富強新中國，
祝他老人家壽比南山日月長！
宋副主席周總理，
還有中央各首長，
朱總司令並肩坐，
滿面笑容生春光。
宴會進行到九點，
電影演得真漂亮，
先放映「解放了的新中國，」

又放映蘇聯的集體農莊生產忙，

認識了祖國真偉大，

知道了蘇聯是咱好榜樣。

（白）吳福祥越說越高興，正待說下去，只聽又是鼓掌，又是叫喊，羣衆嚷成一窩蜂了。有的說：「毛主席身體健康，那就是咱的幸福，祝他老人家萬歲萬萬歲！」有的說：「福祥這次去到北京，見到毛主席和中央各首長，這是咱們孟津縣農民的光榮。」這時，有一位幹部說：「福祥累啦，讓他回去休息休息再講吧。」衆人那裏肯依，還是一個勁的拍巴掌。有位老漢說：「福祥，別的不說，你先把國慶節觀禮說說吧，咱們等着聽呢！」福祥說：「好吧，這可熱鬧着哩！」

新鮮事多難盡講，

再說說國慶節那天什麼樣。

天安門上站着毛主席，

高級首長分兩旁。

集部部隊把兵閘，

看咱們國防力量多麼強！

陸海空軍排隊過，

一個個揹着武器挺胸膛，

步伐整齊軍樂響，

騎兵隊馬又壯來人又強。

摩托車數不清楚多少輛，

車上邊架着新式機關槍。

裝甲車，坦克車，
插着國旗發亮光，
火箭砲，高射砲，
探照燈個個放光芒。
還有後勤各部隊，
把輜重彈藥支前方。
空中飛機嗡嗡響，
一隊一隊排成行，
驅逐機，轟炸機，
展着翅膀多雄壯，
更有新式飛機噴氣式，
技術高超比人強。
各種部隊走過去，
羣衆隊伍走上檢閱場，
工人隊伍多整齊，
木牌上畫着生產量，
你發明，我創造，
產品又多又精良。
幹部隊伍排隊過，
爲人民服務是好樣。
學生隊伍活潑又健壯，
看着叫人喜心上。
還有婦女和兒童，
穿的衣服真漂亮，
一齊歡呼毛主席，

毛主席歡笑招手多慈祥。
國慶節日過去後，
參觀北京各工廠，
走過大街和小巷，
到處燦爛又輝煌。
工人生產多賣勁，
使用機器生產忙，
生產指數往上長，
出產成品送進鄉。
你看啊，工人弟兄多親熱，
個個握手問短長，
這才是工農聯盟力量大，
新中國前途放光芒！
我從這次參觀後，
才知道咱們國家強大有力量，
社會進步如閃電，
誰不進步就落後方。
今後我保證不自滿，
永遠跟着共產黨，
接受蘇聯先進技術，
把咱們國家建設得更富強。

孫文元借軸

馬敬民

說的是一場瑞雪萬民歡，
下在了舊曆臘月二十三，
二十四日天晴了，
洛陽縣羣衆進城把集趕。
有的推着小車子，
有的就把担子担，
買雜貨的都進城，
買青菜的到東關。
這一日天到晌午後，
有一輛大車出了關，
車上滿裝是青菜，
趕車人名叫孫文元。
孫文元起早把車套，
打算趁路凍轉回還，
不料菜市買賣稠，
一下耽擱到下半年。
孫文元趕車往回走，
一街兩巷把話談，
這個說這輛新車真是好，
那個說牲口膘大屁股圓，
棗紅騾子拉梢子，

菊花青驢子駕着轅，
拉車的一定不是單幹戶，
不是社員是組員。
孫文元聞聽心暗笑，
這些人猜事賽如活神仙，
我不是參加了互助組，
怎能夠多打糧食增生產。
今年秋季收成好，
大家要過個痛快年，
昨夜晚組員們開過會，
才叫我買菜下東關。
走着想着抬頭看，
一輪紅日向西偏，
孫文元這才發了急，
吆喝驢子甩響鞭。
今夜晚組裏訂計劃，
要把那明春副業來商談，
我要快快趕回去，
別叫大家等着俺。
孫文元趕着牲口往前走，
前行來在鐵路邊。
來時候打從鐵路橋下過，
天寒地凍蹦蹦乾，
到現在路上開了凍，
橋下成了稀泥潭。